

马；香港招商局、东华医院；汕头招商局、仁裕号陈全德翁；广西詹希伯大宗师；牛庄招商局、仁裕号陈雨亭翁；烟台招商局、信盛号周峻山翁、沙荪洋行谭韶东翁；济宁电报局；京都广仁堂、顺治门外西草厂胡同户部吴君芷林；通州电报局；天津电报局、广仁堂；芜湖招商局；安庆按照磨署庄君子荇、王君子肃；江西省李君洛才、胡君小轩；九江招商局、永昌官银号、新关朱君松云、何君梅阁；汉口招商局乾裕官银号；宜昌招商局；武昌城内公济益官银号；四川重庆府城打铜街升丰泰王荐之翁；山西省城戒烟局杨君致远；河南抚辕文案委员李君翥霄；湖南长沙府城军装局刘司马诒樾；云南云南府署邓太守；贵州迤东道署罗方伯；暹罗招商局郑君庆裕；仰江〔光〕协振号蔡金玉翁；新加坡招商局陈君金钟；槟榔屿招商局胡君紫珊；东京中国使署；横滨永昌和号罗君伟堂；神户怡和号麦君旭初；长崎广裕隆号郭君孟毓；英国伦敦京城肇兴公司梁君星垣；美国华盛顿京城中国使署；德国伯灵〔林〕京城中国使署。

《申报》1883年11月14日

答友人论沪市情形之关系

（1884年1月）

暨阳令陈钧堂同乡，函询各股票虚实，及商务大局情形，条答如左：

一曰轮船之关系。轮局之设，由朱云甫观察提倡。名曰招商，始仅借官款数十万，购轮船四五艘。合肥爵相破格求才，于闾閻中，得唐景星、徐雨之两观察，畀以专权。维时风气未开，招股不易。二君力任其艰，兼并旗昌公司，增至三十余艘，黄浦江边要隘码头三分有二。怡和、太古降心立约，局中存本之厚，至四五百万。光绪戊寅、己卯间，除股本百万外，官中存项二百余万，庄款一百七十八万，官利存息不短丝毫，二君洵杰出之才矣。（唐、徐

声望素著，非因北洋增重。唐之坚忍卓绝，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。)旧岁股份涨后，招足股本二百万，又设仁济和保险公司。阅本年账略，除每船减折成本并分派官利一分外，余银七万有奇。虹口北栈原本二十五万，得价四十万让与洋商尚不在内。且存项陆续拨还，官款仅九十余万，庄款仅七十余万，蒸蒸日上，莫知究极。南北大吏，所当郑重保护，此中国已成之大公司也。

一曰电报之关系。电报开创自津沪起点，现已展至浙闽粤汉。浙江工程，王副将荣和经办。福建工程，陈参将友定经办。广东工程，余太守昌宇经办。汉口工程，姚参将靖戎经办。明年三四月间，可以一律告竣。就现在集股八十万元而论，其已成通报之局，津沪旧线而外，仅浙省数处。业已开机售报者，统计全局只有十分之四。然逐月所收报费，除去开支已有官利可望。此局在中国，如萌芽勃发，且为寰中独擅之业，将来自必畅行。鄙人刊有电报要略一书，阅之可知底蕴。此中国将成之大公司也。

一曰织布关系。织布办法章程，前系英国工师所拟。原定招股四十万，去春因附股者多，又加收十万。龚仲人〔仁〕观察管官务，郑陶斋观察管商务，股票亦二君签名。鉴于前失，倍加谨细。所聘美国工师丹科，事必躬亲，光绪七年九月间，携各种华花赴美试织，觉非掺用洋花不能以机器成纱织布，殚精竭力，阅十四月之久，改机至八九次，竟能全用华花。当即定造机器，于本年七月起，已陆续运机回华。大约极速，须明年开织。又因去岁沪上有人托名洋商，欲办纺纱机局，以相倾轧，幸得南洋大臣禁止。局中复添专办纺纱机器，计机器价值共需廿八九万，购基造屋，共需廿三四万，以及此数年中，洋人薪水、往返川资、并局中费用，综全局告成，须下本五十七八万。加以购花织布之需，照所集股本，尚缺十余万。若在市面平顺之时，以郑君之闻望，不难周转。适值如此市面，全赖主持商政者保护之也。至于美工师之措置，与英工师稍有区别。究竟将来有利几何，须待出布一年后，方有把握。但布帛菽粟，为人生必需之物，此局成后，苟每日所出布匹，仍能如英工师所拟之约，则利息犹属可观。而其事之平稳，实较胜于各项公司。且可用男女佣工数百名。一年出布总在数十万，每年数十万金，不再漏出外洋。又能养活多人，于中国大局，不为无补。此将成未成之公司也。

一曰开矿之关系。开矿求宝于地，收效迟速，难以悬揣。就各省禀办，已收股份之开平、徐州、峰县、金州、荆门、池州、贵池煤铁矿；平泉、顺德、施宜、长乐、鹤峰铜矿；承德三山银矿。此十余处中，开平、峰县两处业已见煤。开平股本一百二十万，用机器照西法开挖，现在日可出煤五百余吨。每天官利、局用经费，约需八百金，有煤二百五十吨，即可抵每日之费。峰县股本十万，照中法用人工开挖，现在日出煤二百吨。每天官利、局用经费约需四百千文，有煤一百六十吨，即可抵每日之费。此外各矿，须待开成以后，方能核计利息。并闻长乐、荆门、施宜、顺德数处已有停办散股之议。中国于矿务，尚未探骊得珠，盖将有待，待而得其人，则地不爱宝，实为无穷之大利。此有成有未成之公司也。

一曰保险之关系。保险一端，平安无事，则无往不利，倘遇意外赔偿，则股本亦可全倾。但某公司有无赔项，以及数之多寡，旁观不易尽知，非遍阅各公司账略，未能了然于胸。且不测之风波，来日情形，今日难料。保险公司，利害损益，大有出入。此翊卫各公司之公司也。

一曰联群之关系。中国行商坐贾，远不及外国公司之力量充足。非有铁路、轮船、电报万万不能与外人争强。非开采五金煤铁等矿，万万不能与外人竞富。西商巨本贸易，无不裘成集腋，国家又实力保护之，是以上下相维。譬如行军，华人店铺行栈，是一乡一邑之团练。西商集股公司，则练成节制之师也。若以乡邑团众，而与节制之师较，胜负之数，岂待蓍龟。即如上海一埠，向推沙船为大宗。全盛之世，何止二三千号。自有轮船夹板后，沙船日见消亡，今已寥寥无几矣。则整与散不敌之明证，是故联群成公司者，乃商战之要策也。

一曰股票之关系。市面之有股票，犹钞票也。商埠广开，则现银匀散，渐觉其少。所赖钞票并用，得以市面流通。况现在边防多故，各省灾祲。目前要政，莫重于开利源，裕财力。然欲裕财力，非保全商务不可。欲保全商务，全在流通股票。藏钞于家，还输于市，挹注周转，利赖无穷。乃去年股票骤涨，今年大落，均出情理之外。抑思现银收回，其能永远窖藏，不焉致意也。至于致富之法，不外人弃我取。如已成之轮船、电报、保险，开平各股票，照

原本跌贱十仅五六，大可及时收买。如明年派息一分，已得利二分矣；派息分半，已得利三分矣。且此几项已成公司，皆为商务之大者也，必无不能悠久之理，较之田房租息其利倍厚。如海疆有事，恐遭不测，则虽窖金岂能长保，此则为众人告者也。惟中国能办公公司之人才，尚不多见。然亦未尝无小具规模，可资法守者。惟有抉择稳妥股票，多为收存，以维持已成之公司，并整顿未成之公司，而为保商善后。俾公司股票，永无大涨大跌之弊，如是则大信立矣。

一曰存款之关系。昔年票号萃于苏垣，设分号于沪者，只有数家，亦无此时之巨，专以汇兑交易，而不放长期。军兴以来，藏富于官，官场无不与票号往还，是以存资日富。东南底定以后，上海票号，多至二十四家，其放银于钱庄，多至三五百万。银行始仅通洋商，与外洋往来，以先令汇票为宗，存银概不放息。自余姚王某为汇丰通事，导银行放息于钱庄，岁以数百万计。银根偶紧，通事即乘间居奇，于是市上拆息，遂有忽涨忽落之弊。十余年来，银行获利无算，王亦骤富，同乡中名之为快发财。考从前创开钱庄，管事者自揣居停存本丰厚，始敢多放账面，盖必量力而行也。自有票号银行，可恃为不竭之源。于是日开日多，庄伙认识银行票号，不必仗东人存本，即可指挥自如，尾大不掉，职此之由。不知票号银行之款，可暂援而不可久持，一遇风波，立时瓦解。于是拆银便，则放账滥，二者相为终始。故凡市上行号之声名洋溢者，钱庄不察虚实，而惟视其招牌，招牌愈好，存款益多。然亦无论虚若何，断无窖藏于家之理。一但提回，四面受挤，奚能踟蹰立应。势如破竹，倒若狂澜，此必至之势也。

一曰倒账之关系。法越拘衅以来，存资于人者，咸思载宝而归，市面为之一紧。山西票号留银不放，市面为之更紧。迨泰西银行不通借拆票，而市面遂决裂矣。况夫好利之徒，银钱到手，专事铺张。本重利微，暗中亏蚀，外强中干。如羸瘠之人，感冒风邪，自更委顿，病在千日，死在一旦。倒账之案，遂日出而不穷。夫朝廷特简大臣主持商务，市厘宜有生色。乃近岁以来，几有江河日下之势。致病良非一端，而钱债案件，官不能认真办理，竟若倒账无科罪之条，此则原因之最大者也。